



# 给尼侬的故事





# 给尼侬的故事

孟 安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Emile Zola

CONTES A NINON

本书根据 Fasquelle Editeur, Paris 1955 年版本译出

给尼依的故事

(法)左 拉 著

孟 安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

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

商务印书馆上海发行所发行

宜兴南漕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 × 1156 1/32 印张 6.875 插页 2 字数 152,000

1985 年 11 月新 1 版 198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00,001—13,500 册

(据原新文艺版修订)

书号: 10188·580 定价: 1.20 元

## 目 次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给尼依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1   |
| 散普里斯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7   |
| 跳舞记名册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18  |
| 爱我的那个人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32  |
| 爱情的仙女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47  |
| 血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53  |
| 贼和驴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66  |
| 穷人的妹妹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86  |
| 大西多纳和小麦得里克历险记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112 |
| 1 故事的主人翁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112 |
| 2 他们出动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118 |
| 3 关于木乃伊的浅见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124 |
| 4 西多纳的拳头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128 |
| 5 麦得里克的演说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135 |
| 6 麦得里克吃黑莓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145 |
| 7 西多纳变成爱说话的人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156 |
| 8 可爱的樱草，“幸福国”的女王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164 |
| 9 麦得里克怎样使地理、天文、历史、神学、哲学、数<br>理、自然科学以及其他科学的知识通俗化····· | 174 |
| 10 西多纳和麦得里克碰到了很多意外和奇遇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187 |

## 给 尼 侬

你看，我的女友，这就是我们小时候在我亲爱的普罗望斯乡村里，我随便给你述说的故事，你一边注意地听，一边却茫然地望着远处山丘冗长的青葱地带。

五月的黄昏，大地和天空都慢慢地消逝在极端平静里的時候，我离开城市，走到田野：一片荒凉的起伏的山峦，长满了荆棘和杜松；或者就到那条小河的岸边，这条十二月里的激流，在天气好的日子里却显得那么平稳；不然，就到田野一个偏僻的角落里，那儿还保持着正午的热气，一片广阔的黄红色土壤，种着枝叶细瘦的杏树，灰沉沉的老橄榄树和藤枝交结在一起、拖曳在地上的葡萄林。

贫瘠干枯的土地，它在太阳底下跟发着火焰一样，在杜朗斯河肥沃的草原和沿岸的橘树林中间，显得灰溜溜的，秃光光的。为了它冷酷的美，它凄凉的岩石，它的麝香花及熏衣草，我很喜爱它。在这片贫瘠的山谷里，有一种我说不出是什么的悲苦气氛：一股奇怪的热情飓风，仿佛在这地区上刮过；后来是一大陣疲乏，田野还很热，好象睡在最后的欲望里。今天，在我北方的森林中间，当我回想起这些尘土和这些石块的时候，对于这个冷酷的、已经不属于我的故乡，我仍感到深刻的爱恋。毫无疑问，爱笑的孩子和古老的破碎岩石，从前就有了亲切的情感：如今，这个已经长成大人的孩子，厌恶潮湿的草原，浸在

水里的植物，却喜欢白色的大路，灼热的山岭，因为在他十五岁童稚的心灵里，早就在那地方做过最初的幻想美梦了。

我到乡下去。在那里，在耕过的田地里，或是在丘陵的石头上，当我半躺下来，沉溺在从深邃的天空降下来的平静里时，我转过头去，看见你软绵绵地躺在我右边，想着心事，手托着下巴，睁着一双大眼睛望我。你真是我孤独里的天使，不管我躲到哪里，我总可以在我身边看见仁慈的守护天使：你了解我内心里秘密的愿望，不管在哪儿你都坐在我身旁，我不去的地方，你也不去。今天，我就这样来解释你每天晚上的来临。以前，从来没有看见过你来，我可一点也不惊奇不断地碰到你明亮的目光：我知道你是忠实的，经常在我的心里。

我亲爱的灵魂，你把我愁苦夜晚的忧郁变得更甜蜜。你具有山丘忧伤的美丽，石头一般的苍白，在夕阳的照耀下露出微红。我不知道是哪种永恒的思想，抬高了你的前额，使你的眼睛睁得很大。然而，一个笑容掠过你懒洋洋的嘴唇时，简直可以说你那突然光彩焕发的青春面容上，这五月的阳光使六月的太阳一晒即干的、只有一天寿命的花全部都开放，只有一天寿命的草全部都生长在颤动的土地上。你和地平线之间，存在着神秘的和谐。它使我喜爱道路上的石子。小河流发出你的声音：星星出现的时候，跟你的眼光一样来看人：我周围的一切都流露着你微笑的笑容。而你呢，你把你的优美给了自然，你却从它那儿取得了热情的严肃。我把你和自然混在一起。看见你，我就意识到它那自由的天空，而且，当我的眼睛张望着山谷的时候，我又在土地的起伏里，看到你柔和有力的曲线。是为了拿你们来比较，我才疯狂地爱上你们两个，我说不清我更崇拜谁，到底更崇拜我亲爱的普罗望斯呢，还是我亲爱的尼依。

我的女友，每天早上，我都觉得有新的需要来感谢你从前的那些日子。你又仁慈、又温存，有一点儿爱我，生活在我心里；在这因为孤独而心痛的年纪里，你把你的心带给了我，使我避免心中一切的烦恼。你知道今天有多少可怜的心灵死在孤单里啊！对于这些爱情形成的心灵，时间是冷酷的。我呀，我没有碰到这些苦恼。你时刻用一副值得受人崇拜的女人容貌出现在我眼前，你繁殖了我的沙漠，渗入到我的血液里，生活在我的思想里。而我呢，沉溺在爱情深处，忘却了一切，只感到你在我心坎中。我们结合得无比快乐，使我平安地在这艰苦的地区度过了十六年，在这地区上，我的很多同伴都留下了他们破碎的心。

奇怪的人啊，今天你离我远了，我可以在我的心灵里清清楚楚地看一看，把我们的爱情一段一段地来分析一下，我感到一种辛酸的乐趣。你本来是一位美丽而又热情的女人，我跟丈夫一样地爱着你。后来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有时候，你忽然又变成了一个妹妹，虽然并不停止做一个情人；因此，我带着完全纯洁的感情和整个欲望的冲动，同时是情人又是兄弟般地来爱你。又有些时候，我觉得你是一个伙伴，一个男性坚强的智慧，虽然仍旧是一个有诱惑力的可爱女朋友，我狂吻你整个的脸，可是同时又用老朋友的态度跟你握手。在我疯狂的温存里，我把我所迷恋的、你那美丽的身体，给予各种情感。神圣的梦幻，它使我在你身上来敬爱所有的人，毫无保留，竭尽我的力量，超出性别和血统的界线来爱所有的人。你在同一个时候，既满足我想象的热忱，又满足我智慧的需要。你实现了古希腊的梦想，女情人变做男人，具备形象的极端美丽，雄伟的气魄，高尚的学问和智慧。我用全副爱情崇拜你，你充实了我的生命，你那叫不上名字来的美丽充满了我的梦想。当我在我心里觉出来你柔软的身体，你孩子般温和

的脸蛋，你以我的思想为取決的思想，我充分地体会到空前未有的舒适，那是从前时候怎样找也找不到的，也就是从肉体上全部筋骨里，心灵上全部热情里，智慧中全部官能里，来占有一个人。

我到了乡下。躺在地上，把你的头搁在我的胸口上，我跟你谈了很久，目光消失在你的眼睛无边无际的蔚蓝色里，我和你谈话，丝毫没有顾虑，完全随我当时的兴致。有时候，我伸头向着你，好象为了哄你，我对一个天真的小女孩说话，她不肯睡觉，需要用美丽的故事，仁慈和明智的教训来哄她睡觉；又有时候，我的嘴亲在你的唇上，我对一个心爱的情人讲述仙女的爱情，或者两个年轻情人动人的亲切；更多的时候，就是我受同伴们可恶的欺侮的日子，这些日子合在一起，就成了我的童年时代，我拿起你的手，嘴唇露着笑意，心里抱着怀疑和否定，象对一个兄弟似的，抱怨这世界上的艰苦，是一个痛心的故事，充满眼泪的讽刺诗。至于你，你却顺从我个人的意思，保持女人与妻子的态度，你轮流地又是天真的小姑娘，又是心爱的\*\*情人，又是安慰我的兄弟。我的每一句话，你都了解。从来不回答我，你只听着，让我从你眼里看出来你对我那故事的感动、快活或忧愁。我打开我整个灵魂给你看，不愿意有任何隐瞒。我对待你绝不象对待一般的女情人一样，男情人都衡量着她们的思想：我把我整个地拿出来，从来不在意自己说的话。所以，闲话有多长，故事又多离奇，梦里的姑娘啊！故事全不连贯，偶然编起来的，唯一可容忍的事实，就是我们所交换的接吻罢了！晚上，假使有过路人，在岩石脚下窥探我们，听见我们随便胡扯的话，并且看见你能够了解，我天真的小姑娘，我心爱的女情人，安慰我的兄弟，我不知道他会做出什么样的怪脸来。

唉！这些美好的黄昏不再有了。有一天到来，我必须离开

你们，你和普罗望斯的农村。你还记得么，我美丽的梦，秋天一个晚上，在小河的岸上，我们彼此告别的时候。落叶的树木使得地平线更加广阔、更加忧郁：在这很晚的时分，田野盖满了干树叶，初雨刚落过，黑黑地伸展开，带着一大点一大点的黄色点子，仿佛一条宽大的羊毛地毯。天空上，最后的阳光也消逝了，夜从东方升起，可能有雾，一个阴暗的黑夜，然而接着便是一个尚在不知中的早晨。我的生命正如同秋季的天空：青春的星刚刚消失，年岁的黑夜在上升，不知道给我留下什么样的将来。我感到对现实的剧烈需要：我觉着疲于幻想，厌腻了春天，厌腻了你，我亲爱的灵魂，你躲避我的拥抱，在我眼泪面前，只能对我惨笑。我们的爱情差不多完结了，它们好似一切的东西，已经过时了。看到你在我的心里将要死去，我才到小河边上去，才到死气沉沉的田野里，把我动身告别的亲吻给你。噢！多情而又伤感的晚上！我亲着你，我苍白的将死去的人，我最后一次想试着挽回你美好日子有力的生命：我不能够，因为我自己就是致你死命的人。你在我的心里长得比身体还高，比心还高，你只剩下一个回忆了。

现在，我离开你快要七年了。从分别的那一天起，在我快乐或忧愁的时候，我常听见你的声音，一种回忆的抚慰声音，它要我讲我们在普罗望斯晚上述说的故事。

我不知道在我心里，我们有声的岩石的什么回声在响。你，我撇得远远的你，你从你流落的地方向我表示动人的祈求，我仿佛全身都听得到它们。过去的愉快在我们心里留下的甜蜜激动，要我对你的愿望让步。逝去的可怜影子，如果我应当用我的旧故事来安慰你，在已经消逝了的梦幻中，亲爱的幽灵所存在过的孤独环境里，我觉得出来你听我跟你说话，是多么安静，正如同我们年轻时代的日子一样。

我接受你的请求，我把我们相爱时说的故事一个个地叙述出来，可并不是全部，因为有的是不能说第二遍的，这些脆弱的花朵，太神圣纯洁，经不起大白天，它们一出世就给太阳晒枯萎了；但是，那些生命比较强壮，人类的记忆力——这部大机器所能记得住的，我都说给你听。

唉！我怕我是在这里给自己准备难受的苦恼。把我们的谈话说给过路的清风，这是破坏我们温情的秘密，不谨慎的情人，在这世界上，是要受到他们知心人轻视冷淡的惩罚的。我还剩下一个希望：那就是在这个地方没有一个人想读一读我们的故事。我们的世纪，的确太忙碌了，没有工夫听两个陌生情人的谈话，我的书页会无声无息地穿过人群，到你手里还是没有人看过的。这样一来，我可以随我的便去发疯；我可以象从前一样随意去闯，用不着担心道路。只有你一个人读我的书，而且，我还知道你是多么宽大。

现在，尼依，我满足了你的愿望。这里便是我的故事。不要再朝我喊了，这种回忆的呼声，会使眼泪涌出我的眼睛。让我的心平静吧，它需要休息，在我奋斗的日子里；别再来激起我的忧愁，唤起我懒散夜晚的回忆。假使你要一个诺言，我保证在这世界上，找寻别的情人，而一无所获之后，将来仍会爱你，仍会回到我最初的爱情那里的。那时，我再回到普罗望斯来，再在小河边上来找你。冬天就要到来，一个忧郁而温和的冬天，天空是晴朗的，土地充满将来收获的希望。好吧，我们要互相爱慕整个新的季节；我们在亲爱的乡村里，恢复我们平静的黄昏；我们来完成我们的美梦。

等着我吧，我亲爱的灵魂，忠实的幻影，小孩和老人的女情人。

爱弥尔·左拉 1864年10月1日

## 散普里斯

### 1

从前——你听好，尼侬，我这个故事是从一个老年牧人那里听来的——从前，在海水早已淹没了的一座岛上，有一位国王和一位皇后，他们有一个儿子。这位国王是一个伟大的国王：他的酒杯是国内最深的一只酒杯；他的宝剑是最重的一把宝剑；他堂而皇之地杀人，喝酒。这位皇后是一位美丽的皇后：她搽那么多的脂粉，看上去，绝对不超过四十岁。儿子却是一个傻瓜。

国内的聪明人都说：这真是一个糊涂透顶的大傻瓜。十六岁那年，他给国王带去打仗了：国王要剿灭附近一个国家，这个国家最大的错处，就是它有一块土地。散普里斯简直是一个糊涂蛋：他从屠杀当中，拯救了两打女人，三打半小孩；他几乎每挥一剑就得流泪；结果，看见战场上血流满地，尸骨遍野，他心里难受得不得了，足足三天吃不下饭去。这真是一个大傻瓜，尼侬，你也看得出来。

十七岁那一年，他应当出席他父亲宴请国内所有豪饮的人的一次宴会。在那里，他又是接二连三地办了很多傻事。他只吃几口东西就够了，话也说得很少，而且绝不骂人。他的酒杯几乎总是满满的放在他面前，国王呢，为了保持皇家的尊严，只好不时偷偷地替他喝下去。

到了十八岁，他的下巴上长出短须，他给陪伴皇后的一位贵夫人看上了。那些贵夫人可怕得很哪，尼依。我们所说的这一位不过只想叫年轻的太子拥抱她一下。可怜的孩子可没有这个想法；她跟他说话的时候，他就浑身发抖，在花园里头，只要一看她的裙子边，他便撒腿就跑。他的父亲是一位好父亲，看到了这一切，不禁偷偷地暗笑。不过，当那位贵夫人追得这样厉害，而仍得不到一个吻的时候，他认为有这样一个儿子实在可耻，为了保持皇族的尊严，他只好亲自给那个要求拥抱的人一个吻。

“啊！这个小笨蛋！”这位有头脑的国王说。

## 2

散普里斯到二十岁，成了一个十足的傻子。他遇见一座树林，便爱上了它。

在古老的时代里，人们还不会用剪刀的修剪来美化树林，既不兴铺草地，也不兴用砂土铺道路。树枝随便长；只有老天爷负起不让荆棘长得太厉害，不让小路太不象样的责任。散普里斯所碰到的那座树林，真是一座广阔无边的绿宫，到处只是树叶，除了树叶还是树叶，浓密的角树林里纵横着美丽的林荫大道。被露水沉醉的苔藓，在那里尽量地生长；野蔷薇伸展着柔软的枝子，好象在大树周围寻找空隙来随风狂舞；那些大树，安静而又稳重，但树根却在树荫底下弯曲地长着，树梢迎吻着夏天的阳光。青草偶然也长在树枝上，跟长在地上一样；树叶包围着树干，然而野菊花和蒲公英，因为急于要开花，有时会找错了地盘，在倒在地上的老树干上开起花来。这些树枝、青草、花朵都在歌唱；它们混在一起，你挤我，我挤你，尽情地谈心，低声倾诉着花朵秘密

的爱情。在一片浓密树木的深处，有一种生命的气息，使每一片青苔在清晨和傍晚的那些没法描写的音乐会上，发出声音。这真是广大非凡的绿叶从中的节日。

胭脂虫，甲虫，蜻蜓，蝴蝶，所有开满花朵的篱笆上美丽多情的飞虫，都在树林的各个角落里，互订约会。它们在那里建立起自己的小共和国；道路是它们的道路；溪流是它们的溪流；树林也成了它们的树林。它们自由自在地住在树底下，矮枝上，干叶子里，生活在那里，就跟住在自己家里一样，安静地享受着占有的权利。此外，它们还摆出善良的人的风度，把高处的树枝，让给那些秀眼鸟和夜莺去住。

树林，已经有它的树枝，它的树叶，它的花朵，在歌唱了，现在又有昆虫和飞鸟也来唱着歌儿。

### 3

没有几天，散普里斯就成了树林的一个老朋友了。他们那么疯癫癫地在一起高谈阔论，最后连他仅有的那么一点理智，也都给树林弄没有了。当他离开树林，回到自己屋里，坐在桌子旁边，或是躺在床上的时候，他就沉溺在想念中。终于，有一天早晨，他突然抛弃了他的房子，住到他所爱的树下边去了。

在那儿，他给自己选择了一座宽大的皇宫。

他的客厅是一大片圆形的空地，面积差不多有一千“托瓦兹”<sup>①</sup>大。四周围挂着深绿色的长帷幔；天花板下，有五百根柔韧的圆柱，支着一大幅碧绿花边的帐幕；天花板本身，就是会变

---

① 托瓦兹：法国古量度名，约合1.94米。

色的蓝缎子做的圆顶，上面钉着金色的钉子。

他的卧室是一间精致的化妆室，充满新奇的气氛，非常凉爽。地板，以及墙壁，都是隐藏在柔软的毯子下面，那种毯子是一种没法比拟的巧工做的。床位是经过巨人在岩石里凿出来的，床沿是粉红色的大理石，床前面的地是红宝石的细粉。

他也有他的浴室，一股活的泉水，一个隐蔽在花丛里的水晶浴盆。我不打算告诉你，尼依，那纵横在皇宫里的上千个走廊，也不打算说那些舞厅、剧场和花园。这是一座只有上天才会造的皇家住所。

从此以后，太子可以随心所欲地当傻子了。他父亲以为他变成了狼，就另外找一个更配得上王位的继承人来继承宝座。

#### 4

散普里斯住下来以后的几天都非常忙碌。他认识了他的邻居：草上的甲虫和天空的蝴蝶。全是些很好的小动物，差不多跟人一样聪明。

开头几天，他很难理解它们的语言；可是不久，他就发觉，他应当从头学习。他很快就听惯了昆虫们简洁的语言。他跟它们一样，按照声音的抑扬，腔调的强弱，一个声音就足够使他和昆虫一样辨别出上百种不同的东西。这样，他逐渐不再习惯说人的话了，虽然它很丰富，可是却又多贫乏啊。

他这些新朋友们的生活方式，使他很感兴趣。他特别惊奇它们对待国王的看法，那就是它们认为他根本就不应该有。后来，他觉得和它们比起来，他真是一无所知，于是便拿定主意到它们学校里去受教育。

他跟苔藓和山楂树的来往是比较谨慎的。因为他还掌握不住花草苗芽的语言，这对于他们的交往是很人的障碍。

总的说来，整个的树林对他并不歧视。它明了他是一位头脑简单的人，他会跟动物和善地在一起过活。它们不再躲着他了。他常常在小路尽头，发现一只蝴蝶正在折磨一朵野菊花的花瓣。

没多久，山楂树胆子也大了，甚至还敢给年轻的太子上起课来。它多情地教给他色和香的语言。从此以后，每天早晨，朱红色的花朵，总要在散普里斯起来的当儿，向他致敬；绿叶向他述说夜晚的狂舞，蟋蟀也对他低声倾诉，它正疯狂地热爱着紫罗兰。

散普里斯挑选了一只身腰柔细、翅膀轻盈的金黄色蜻蜓做好朋友。亲爱的美人，装出妖艳的媚态；装模作样，仿佛在招呼他，接着又在他手下边轻快地溜掉。大树们看见了这件事情，都严厉地指责它，而且非常严肃地彼此说它一定得不到好结果。

## 5

散普里斯忽然变得心事重重了。

胭脂虫第一个发现它们的朋友在愁闷，设法要他明白说出来。他却流着眼泪回答说，他跟头几天一样快活。

现在，天一亮他就起来，在树林里乱跑；一直跑到晚上。他轻轻地撩开树枝，探望每一簇小树丛。他掀起树叶，看一看树叶下面有什么。

“我们的学生在寻找什么呢？”山楂树问苔藓。

蜻蜓奇怪它的情人抛弃了它，以为他爱得发疯了。它回到他周围戏弄他。可是他再也不看它一眼了。大树们判断得很对：它很快就跟十字路口第一只蝴蝶要好起来。

树叶很发愁。它们看见年轻的王子探望每一簇青草，他的目光打量着长长的林荫大道；它们听见他抱怨草木的深邃，它们说道：

“散普里斯看见泉源的水神水花了。”

## 6

水花是一道阳光和一滴露水的女儿。她是那么纯洁秀丽，爱人的一个吻就能使她活不了，她发出那么甜蜜的香味，她嘴唇的一个吻也会叫一个情人失掉性命。

树林知道这回事，它很嫉妒，就藏起它那被崇拜的孩子。它把一座上面盖着最浓密的树叶的泉水，给她做为住处。在那清静阴暗的地方，水花在她的姐妹中间更显得神彩夺目。她懒洋洋地跳进水流，她的小脚一半浸在水波里，她金黄色的头发撒满了亮晶晶的水珠。她的微笑，使睡莲和菖蒲感到愉快。她是树林的灵魂。

她无忧无虑地生活着，在地上，她只认识她的母亲，露水；在天上，她只认识她的父亲，阳光。她觉得出来水波爱她，因为水波在摇晃着她；树枝爱她，因为树枝覆盖着她。她有成千个喜爱她的人，然而却没有一个情人。

水花并不是不知道她会死在爱情里的；这个念头很使她高兴，于是她在死的希望里生活着。她一边微笑，一边等待着她的爱人。

有一天夜里，借着星星的亮光，散普里斯在一条小路的转角上看见了她。整整的一个月他在找她，希望在每一棵树干后面遇见她。他好象觉得总是看见她溜进小树林里；可是，他跑过去，却又只看见白杨树的大影子在风的吹动下摇摆不停。

现在树林不再说什么了；它对散普里斯存了戒心，它把自己的枝叶弄得更密，太子走过的地方，它都使它成漆黑一片。危险威胁着水花，使它难过；它再也没有爱怜和热情低语的心情了。

水神回到树林中间的空地上，散普里斯又看见了她。他爱疯了，奋身追赶过去。仙女骑在月光上，一点也听不见他的脚步声。她就这样飞着，轻如随风飘荡的一片羽毛。

散普里斯跑呀跑的，跑在她后头，总是赶不上。泪水从他眼睛里流出来，心里感到失望。

他跑着，森林很焦急地看着他这种疯狂的追赶。一些小树挡住他的去路。荆棘伸出有刺的胳膊包围住他，一下子把他拦住了。整个的树林都在保护它的仙女。

他跑着，觉得苔藓在他脚底下变得非常滑溜。树的枝叶交叉得更密，在他面前，硬得象钢条。干枯的树叶堆积在山谷里；倒下的树干纵横在路上；岩石都自动地滚到太子脚前。昆虫刺伤他的脚后跟；蝴蝶在他眼皮上拍着翅膀，使他看不见路。

水花没有看见他，也没有听到他，总是骑在月光上逃跑。散普里斯愁苦万分，觉得失掉她的时刻，快要到来。

他失望、气喘，一边仍在奔跑，奔跑。

他听见老橡树们愤怒地对他喊叫：

“你为什么不早说，你是一个人呀？那我们就会躲开你，会